

编者按：卢云龙，集编辑、记者、作家多种身份于一身。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万字，公开出版个人专著《细雨风铃》《男人情怀》《往事不落叶》《行走的风景》《流淌的岁月》《风铃再响——卢云龙散文自选集》6部，编著出版《银潮风流》《安康风情》《昨日风景》3部，“中国当代散文奖”获得者。退休后，致力于研习地方文学史，历时三年撰写完成《安康散文简史》。全书由源至流、提要钩玄，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文献价值。透过这部书，可以看到陕南的大好河山和奇异物象，以及山川之气势水道之势生活之味。本刊自本期开始，择其精要连载刊出，以饕读者。

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线条勾勒，并形成一定学术观点，对重点作家及其作品作一简介评述，供后人研究参考和散文爱好者学习借鉴，对地域文学的蓬勃发展和对安康文学史的丰富与充实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故而以“简史”命名，以“轮廓”概述。

第一节 撰写安康散文简史的选题思考

在安康文学曲折发展的几千年间，现有的资料表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70余年里，按照公开出版的专著数量来衡量，散文在各种文学种类中果实最为丰硕。其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散文内容包罗万象，形式自由灵活；二是与我们的地理环境、文化沿革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作家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安康地处秦头楚尾，山川秀丽，城镇古朴，民风淳厚，兼具南北特色。这样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但哺育了历代的人文墨客，而且也成为众多文学爱好者用散文这一形式描绘佳山秀水、抒发人生感悟的重要原因。

要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必须正确评价这个时代。社会制度、生产、生活、风气，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对文学的生成、发展、倾向和风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一切，又必然地建基于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物质与精神，精神与精神，彼此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必须承认，写作是一种个人行为，就存在状态和方式而言，写作是为个人的，是不受任何力量的强迫和操纵的。作家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写作，选择自己的鼓动写作，写作成为自由的选择。在写作的时刻，作家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作家对“自由”二字极为敏感，作为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他们只要感受到压迫和屈辱，就一定会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就是境遇意识。有了对于境遇问题的思考，便会形成文学的基本深度。所谓境遇问题，其实是自由的命运问题。文学的自由，包含在政治的自由之中；而道德责任，也就必然贯穿在这里面。

一部文学史，正是在这自由的无限和有限的张力变化中展开。回顾研究地域性的安康文学，如果将目光固定在某一文体上面，不能随意移动，却要求确切地说出它的位置、性质和质量，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古代文学部分，人们往往以诗文一起论及作家，常常把笔记与小说融为一体合称文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

体，只要触及其中的任何部分，都会牵涉到整体。作为探讨研究安康散文发展这一单项的文体现象，则是困难不可测度的。因为当代文学理论告诉我们：在文学返回自我的途中，诗歌和小说，甚至戏剧日趋散文化。散文却无从分解，散文是“元文学”，散文是“文学之根”。

散文的特点，除了历史的因素，还因为它是美学的和道德的，而且是主要因素。那么，文学对散文的研究，则主要是从美学角度探索散文艺术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散文实际上是艺术史的一个分支。这当然不失其为散文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和方面。笔者认为，既然散文起源于应用，主要也是为了应用，因而散文史就应该是它怎样由于应用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形式的历史。基于这种认识，本书的任务大体可以确定为：从历史背景入手，采用客观叙述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审视相结合的方法，在大量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每个时期安康散文重点作家包括小说作家与诗人创作的散文作品作简单评述，尽可能比较全面反映二千年安康散文发展的概貌，为安康散文的发展作一脉络呈现和历史拷问，并从中提炼总结安康散文写作的优秀传统和经验，借以促进当代本土散文更好地为现实生活服务。于是，我们可以穿过用心编造的材料结构，发现作家写作散文的每一个活跃点，他的内心世界，他与周围环境，以至人类生存的全部关联。

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曾说过：“如果说文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一定要填补水银柱上的空白，要使人有的，或者是基于自我蒙骗的，似乎是现实的燥热冷却下来，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创造新的比例。”——这段话，被诗人、学者林贤治先生借用放在了其所著的《中国散文五十年》一书的扉页上，足见伯尔先生这段话对探讨散文写作抑或是文学史研究所具有的指导性。

有人说，研究文学史是为了还原文学的历史，了解文学演变的线索，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研究具有知识传承功能。还有人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阐释历史，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带有思想史的意味，是未来追寻历史背后的思想意义。

两种观点，前者看似客观，后者更多主观。作为主流的历史观，都曾影响深远。

当然，这些都是作为国家层面的文学史研究的观点，而作为一个地区的且

是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域文学史，又将研究确定在散文这一单项领域内的选题范围，实乃出于笔者的个人喜好与终极追求。对于一个写作40年的散文作者来说，所读所写的散文，所收藏搜集的也大多是散文作品及其理论著作，尤其是对地方文史资料倍加偏爱，加之安康的古今文人偏爱散文和“安康出散文”这一确定性事实，上穷碧落下黄泉，梳理寻找切入点，遂将收集材料和阅读材料时的感受记录下来，整理成文，且作“简史”书写，以求方家指正，也算是对自己终身怀抱文学梦想的一个交代。

众所周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有多复杂，文学内容就有多丰富。文学史是文学史家的产物，已有一定的过滤，含有独特的判断取舍。而文学史研究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属性，既是文学研究，又是历史研究，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因此文学史研究具有特殊性。说白了，就是艺术感受、文献积累、理论素养等诸多条件。而这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显然是不容易达到的。

撰写编著区域性的文学史，且选择单项的散文史，是件填补安康文学史研究空白的好事，却也是一件难事，需要具有相当的理论准备和研究能力，还要对安康文学的发展状况有一定的感性的了解和体悟，且对上下几千年的安康文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寻找出关于“散文”这一文体特征性的相关论述及作品，从而进行研究和理性总结，其工作量浩繁沉重，堆积如山。这应该是一个专业团队才可能完成的工作。

写作散文抑或搞文学的人都知道，散文是最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文体，也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文体，是整个社会群众的情绪、心灵和意愿的直接反映，带着鲜明的时代气息。然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国的散文理论也远远落后于散文创作，产生了不少的散文大家以及汗牛充栋的优美的散文作品。可是，有价值的成体系的散文理论却非常少，屈指算来不过刘勰等人而已，其他的只是把对散文美学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零星地镶嵌在自己的散文作品中或者书信中，很少有独立的体系的著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当下。而在我们安康，更是白纸一张。

我们也知道，文学不是避风港，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一个作家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他的物质生活。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空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既

然文学史的历史属性，决定了文学史研究，那么首先要走进历史。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浓郁的安土乡情观念，我们不妨从安康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结合起来，本着“史书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而论之吧。

中国历来缺少“私人治史”的传统，文学史也如此。中国文学著作大多作为教科书使用。因此，一般由集体编写，而且必得恪守固有的价值规范，尤其是现代当代文学部分，禁忌是颇不少的。首先，文学史著作应当对文学发生的图景作出事实性的描述。在不同的时代里，有过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哪些常见和罕见的主体、风格、母题和主题？其中作家、作品、公众，是如何互相作用和互相依赖的？等等。其次，当事实确定以后，接下来的工作，是确立每一个作家和每一部(篇)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

由于笔者学识有限，且是个人行为，难于更充分地搜集占有资料，不少作家作品的分析，都是以已有的作者简介、内容介绍、评论文章、序言后记、注释之类为基础为依据重新撰述加工而成，因而使这部书稿难免存在缺陷与不足，甚至缺乏明晰的归类，理性的深入，背景的交代，深刻的反思，文笔的不畅。但笔者在动笔之时就想坚持一个原则：史著的主要任务是叙述历史，这是与文学批评区别之一。本书以主要力量放在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的正面分析上，省略其不必要的叙述。只注重散文本身的写作、审美价值，而不以作家的名望成就为标准，也不以自己的情感为倾向。凡是在安康有过的散文作者，不管是哪一级的作协会员，甚至没有加入任何协会，也不论是否出版过专著，只要有影响的散文作品(包括纪实类的报告文学、杂文、散文诗、赋文等类别)都应尽量入“史”，有其一席之地，以此来契合丰富我们的安康散文史。

我市评论家叶松敏在《眺望远方的寥廓——文学评论写作中的自省与发现》(见《安康文学》2021年第4期)一文中说：用评论人的眼光审视我们的文学，会发现安康文学其实才刚刚被唤醒和冶炼，它尚未发出带有思想性、创见性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大还是圈子文学、小情调文学、自说自话的阶段。安康文学尚在长身体、健体魄的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是信口雌黄，对安康文学的前景我们可以自信，但切不可自负……好些人为安康文学的发展揪心，认为安康文学起步的太慢，有速度没有高度。然而，他们忽略了种子与土壤的关系，忽略了植物的生长期是需

要光合作用的，有内因没有外因的促成也是不行的。安康文学在积攒自己的爆发力，但积攒的时间有多长？不好说，至少不是现在，也许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完成一种铺垫，一个或几个大家的产生，需要很多因素的注入，而文学只是其中之一。不贬斥、不高估、不轻慢，这才是一个评论人对文学应该秉持的客观态度。

之所以摘录叶先生的这段话，不过是想证明笔者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并将此观点体现付诸在这本书里。

自己觉得写这本书，虽然得益于许多前辈与同仁提供的线索，博览资料，集腋成裘，抑或寻章摘句，唯于记事的基础上，达成资治、信息、存史之目的。但也像追在一群野羊后面跑的牧羊人，自己狼狽，别人好笑——当然这仅限于我这种“野羊”的笨家伙，职业牧羊人都能控制羊群，说不定还有智商比我都高的牧羊犬。

“跟在野羊后面跑”这话曾让笔者忍俊不禁，这么有才的笨话当然不是我的，是昆德拉的。他也是自嘲费劲且徒劳地在自己作品的译本间疲于奔命，即便作自己人，同时掌握翻入翻出的语言，也无法让成群的互相表情的词语妥帖匹配。

何况，我这是“班门弄斧”的用不匹配的词语评论“作之有价”的定型作品呢。这也许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却也是一件值得出力不曾讨好的事情。因为学术研究探讨关乎理性思考、科学研判、合乎逻辑、严谨认真、公正透明等等诸多因素。作为一项“补白”工程，笔者已是尽心尽力了，它为今后安康散文撰史及开展相关的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个粗线条的基础，铺设了一条道路，以更好地回顾过去与启示来者。当然，本书资料引用较多，有些已注明出处，有些只附参考文献目录，有未逐一指明出处或疏漏出处的，除向有关同仁师长表示衷心感谢外，还恳见谅！

最后，想说的是，散文作品自古而今，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而为散文作史传承、涉及面广，融资料收集、梳理、整合、考证、研究于一体，既浩繁又艰难，凭笔者的学识、才智和悟性，实属力不胜任。疏漏、错误，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望学界同仁及读者诸君不吝赐教。笔者力求不装腔作势、不偏听偏信，不借此板着脸孔说教；而是就文论文、就事论事；书写文字非脸谱化，读来轻松自然即可。有少数作者兴趣广泛、涉猎文学种类较多，笔者乃以主要成就评介或在本书中分而论之。甚至试图以新闻的角度，用散文的笔法来书散文史。因为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的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而散文形式与我们生命中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处于同构状态。

一句话，我们都活在散文之中。德国作家于尔克·舒比格，是一个擅长做白日梦的人，他的代表作《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里有几句话这样说道：洋葱、萝卜和番茄/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它们认为那只是空想/南瓜默默不说话/它只是继续成长。(连载之一)



雪，一朵飘着，窗外，被雪的白光映得明晃晃，凝望着窗外的四合村第一书记二彪，慢慢地坐起来，悄悄地下了床，轻轻推开窗户看雪，一股雪花裹着冷风吹进来，清醒了媳妇：“赏啥雪景哩，是不是想你的雪梅了？”

雪梅，是二彪书记的初恋，他爱人常拿来调侃。

他轻轻关了窗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每每翻一次身，床就“咯吱吱”响。

睡不着的二彪在床上烙着烧饼，心里想着包联的村民哩。

四合村，山大人稀，居住分散，站在这山头，看见那头岭，一走就是半天，他负责的六户老人，就居住在两山岭岭和沟沟岔岔里。这些年迈的老人们儿女外出打工，几次动员搬迁都不愿下山，说什么棺材没地方放啦，猪、牛、羊、鸡没处养啦，种调料的菜园地没有啦，风水宝地搬迁时倒灶啦……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习俗，一时半宿还扭不过来，特别是大雪封山的日子，这些老人们的生活就更难了，这些冷硬让二彪书记寝食难安，牵肠挂肚。

对这次普降大雪，上级部门提前预告过，要求上下下都要重视包联村的工作，特别是山区的村组马虎不得，责任层层落实，千方百计保障搬迁户温暖过冬。二彪书记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也在百忙中把负责包联的干部喊回来，专题部署降雪保障工作，梳理责任，落实任务，想尽一些办法，让每户村民在大雪中，有衣穿、有饭吃、有火烤、过好年，严防大雪压塌房子、冻坏人的恶性事件发生。这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也是一条政治高压线。

二彪书记的想法和上级组织的想法不谋而合，这天，镇民政办主任通知二彪书记来领取上面送下来的一批寒冬被褥大衣，要求及时发放村里的年迈老人过冬，包联部门也给村民买来木炭、电暖器、热水壶、米面油等过冬物资。二彪领导包联干部，肩挑背扛，行走在铺满白雪的山路上。

山川银白，冽风吹来，呼出去的热气，变成了冰凌，挂在头发上，汗水湿透了领口，被冷风一吹，钻心的冷。二彪子和包联干部的心是热的，他们肩上挑的是党的温暖。

村民们得到信息，都喜出望外地拥挤在村委会门前，欢迎他们的到来。

二楞子哈娃，是个懒汉，简着袖筒嘻嘻哈哈说：“发啥咱都不要，咱就想耍个

……”还没说完，村会计劈头盖脸：“你家的母狗子都养不活了，你还想啥？先把你自己的腰包搞得鼓起来再说。”大伙哈哈大笑。

“都散了，这会儿在研究方案，一会把过冬的物资给大家送上门。”会计挥了挥手中的记账簿。

村民们鸟状散去。

村委会一班人和包联干部一起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分配方案，想尽快把过冬物资分送到村民手中，但意见不统一。有的要分配给贫困户和低保户，这些人是有弱势群体，是帮扶的责任和义务。有的建议对中高山区的几位老人不予分配，因为这些年迈的老人儿女在外地打工，经济条件好些，而且让他们搬迁不愿意，老人们性格倔强一根筋，油盐不进认死理，镇村帮扶干部苦口婆心，磨破嘴、跑断腿，思想疙瘩就是解不开，工作难做，影响了镇上的移民搬迁工作。会上大家议论纷纷，形成不了共识。

二彪书记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老人性格固然倔强，但他们也是本村村民，儿女们外出打工有挣钱的，也有挣不到钱的，这些老人年迈体弱，一到寒冷季节就容易患病，这次普降大雪更需要关爱。”最后二彪书记建议挨家走访、调查、摸底，不能落下一个老人，让每户老人们都能安全过冬。村委会一班人遵从二彪书记的建议，每人负责两户调查摸底，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取暖物资发放完毕。

二彪书记早上冒着严寒，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雪停了，山村一派白雪皑皑，压着雪松的雪，不时地簌簌落下来，雪映下的炊烟，清清爽爽，似有似无，山岭上那户人家的狗不停地狂吠，只听见狗叫，不见狗影子，走在篱笆下才看清是一只白狗。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山风依然嗖嗖的，二彪书记头上竟渗出了细微的汗珠。第一户就是山坳里的廖大爷家，门敞开着，刚刚好的茶水冒着热气。叫了几声廖大爷，没人吱声，二彪书记疲惫地坐下等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还不见廖大爷回来。二彪书记坐不住了，他估计老人可能到山背后的一个自留地里转悠去了，这个地方二彪书记再熟悉不过。转过一个山头，二彪书记果然看到了廖大爷在他的自留地里耕种的，正在掏被雪埋着的大白菜，一棵一棵的大白菜，有的露出菜顶，有的全被雪埋住，廖大爷一棵一棵掏着，整整齐齐摆放在雪地里。“来，我给帮忙。”

二彪书记一声不响地走到廖大爷跟前，帮着廖大爷找大白菜。廖大爷欠了欠身子，感激地说：“你的手皮嫩，莫冻坏了，我这老手皮，不怕冻，你在一边歇着吧。”廖大爷阻止二彪书记干活。可对于出身农村的二彪子来说，这点活路不算啥，寒冬腊月的冬天，他曾光脚淌在刺骨的河水里，送村里的老人灵柩过河，那种寒冷从未惧怕过。他在雪地里掏着大白菜，动作麻利跟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一样，廖大爷看着竟有些惊呆了，嘴里嘟囔着：“这后生多可爱啊。”这些掏出来的大白菜，瓷实得很，一定能卖上好价钱。

廖大爷今年75岁，一儿一女都在山东打工，老伴精干，两位老人身板硬朗，一日三餐应付得了，老人屋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农具杂物放置有序，院内院外一尘不染，门前菜园子里的菠菜、萝卜、葱长得绿油油的，一副多姿多彩的山野烟火画卷。出门走亲戚的老伴，二彪子前脚出他老伴后脚就回来了。见来了客人，老伴急忙让座沏茶很是热情，二彪子书记从交谈中了解到，老人的两个子女在外打工6年，每年春节回家一趟，车子在给一个外地矿老板开车，吃苦耐劳，车技好又殷勤，很受老板器重，每月报酬不菲，老板还把自己的千金许配给他，儿子的事用不着老人去操心。女儿在山东一家化工研究院上班，聪颖贤惠，温柔善良，每月工资稳定，和当地一位小伙也确定了恋爱关系。儿女很孝顺，每月按时给老人邮寄生活费，老人生活衣食无忧，村民羡慕得很。不愿搬到社区居住的原因是老人年纪大了，有故土难离的思想，还有金窝银窝不如穷窝的思想作怪，一晃老人在此居住了几十年，房前屋后的植物茂盛，空气清新，每天都能听到鸟语，闻到花香，听惯了山泉水的叮咚声，居住习惯了，不愿意搬迁，山野里的清静自然养人哩。二彪子书记前来了解情况，准备救济，性格爽朗的廖大爷连连摆手说：“感谢书记好意，我家条件好，不需要救济，把这些东西救济更需要的贫困户吧。”廖大爷说完，把摁好点燃的一锅旱烟递给了二彪子书记，二彪子呷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流眼泪。廖大爷和他老伴儿，笑得合不拢嘴。

二彪书记听了廖大爷的话，心里暖融融的，看着慈祥的老人，二彪书记又和老人拉起了家常话：“山里养人不服，偏僻闭塞落后，居住分散，村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遇到暴雨天气容易造成泥石流，走山滑坡很是危险，在外的儿女们操心啊！要

是有个头痛脑热的病，多不方便。搬迁到集中社区居住，路通电通水通，居住宽敞明亮，配套设施齐全，享受城里人的生活，老伴们老姐们还能在一起喝茶、聊天、下棋、晒太阳，多好的日子啊！至于你那农村的房子，我们义务给你拆迁腾退，还给一定的腾退资金补偿，解除你的后顾之忧，您看可以吧？”临走时，二彪书记拉着廖大爷的手恳切地说：“还是搬到社区居住吧！我看望你也方便些。”二彪子书记眼睛里放射着希望的光亮。廖大爷愣愣点也没说话，只是用柔和的眼光悄悄盯了二彪书记几眼，但从他苍老的脸上，二彪书记已看到希望。

二户老人姓马，他家居住在一个偏僻的山梁上，山路崎岖，四周杂草遍布，野灌木疯长，经常有野猪出没，这里的村民晚上都不敢出门。二彪书记经常到这里家访问苦，他走得很匆匆，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上，山野深处很是寂静，他几次滑倒在雪地里，好长时间才走到马大爷门前。

马大爷蹲在门口吃早饭，碗里的苞谷珍就着酸菜，吸溜吸溜地嚼着，见到了二彪书记上门，当即放下碗筷，让座沏茶，黑不拉几的茶缸里捏上一小撮黑乎乎的大脚片茶叶冲泡着，二彪书记呷了一口茶叶，放下茶杯说：“下大雪了，中高山区气温下降，大雪覆盖，我是来给大爷送过冬物资的。”马大爷很是感激，他家相对贫困一些，生活很困难，唯一的儿子在外打工挣不到钱，每年断断续续仅给老人邮寄一点微薄的生活费，平时生活全靠亲戚朋友照顾。二彪子走进院子，看见老人码放整齐的疙瘩菜，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老人家得知来意，拍拍手说：“咱大爷身板硬着，你看过冬的柴疙瘩都准备好了，把救济的东西给更困难的人家吧。”这马大爷人穷志不穷，在紧要关节处深明大义，把

好处让给别的村民，自力更生，不给村组添负担，多好的老人啊！二彪子心里更是暖暖的，感动得想哭。

马大爷不愿搬迁的理由更是离谱，他说自己家贫因债上，不想给村组添负担，一辈子住在山上直到自然老死，马大爷没有文化，但善良忠厚，二彪书记临走时对马大爷掏出了心窝子里的话：“现在政策这么好，医疗条件有保障，搬到社区居住，过上美好生活，离群索居的日子不好过呀，这上村近邻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和和睦睦多好啊！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儿子着想，居住在大山里儿子连媳妇都找不到，如果你儿子回到家乡，经过镇村的技能培训，我们就地给安排工作……”说到动情处，二彪书记的声音有点哽咽，马大爷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干部，人家一趟又一趟找上门是为了啥，将心比心，人不能昧着良心生活，马大爷动心了，喉骨抖动得厉害，二彪书记顿时看到了希望。

其他几位也摸清了底子，二彪书记拿出分配方案，被褥大衣和米面油、木炭全部给贫困户和低保户，电暖器热水壶分配给中高山区条件较好的老人家里，对困难户、低保户让包联干部多组织几次献爱心活动，吸引社会各界成功人士关注困难家庭，为这些老人奉献爱心。

初冬的第一场雪沸扬扬而下，覆盖着山峦树木，白茫茫一片北国风光，二彪书记带领干部背着物资，艰难地行走在雪道上，尽管大雪纷飞，冷风瑟瑟，他们心里却温暖一片。

降雪后，人们发现二彪书记的门上贴着一张鲜红的感谢信，居住在中高山区的六名村民请人写了封感谢信，他们愿搬到社区居住，把那人老几辈子的旧房腾退，去享受大家庭的温暖，驻村干部看到这一切，嘴里吃了蜂蜜一样甜，心里也乐开了花。

